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城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五燈會元卷六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卧麻衣草屨亡身為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

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為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秪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上堂一代時教秪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剥盡到底也秪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

這裏合作麽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與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麽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

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

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麽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抛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麽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内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秖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為臣種曰如何是内

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為内紹曰如何是王種
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
色了所以借為誕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内紹亦須得
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内紹便是人
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麽所以古人道紹是
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
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
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别人

家裏事曰如何是内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麽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邉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麽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為甚麽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甚麽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麽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

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琊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間出秖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秖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麽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閫内不周曰流光與閫内相去多少師曰緑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

之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内孟甞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

為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覔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柰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

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甚麽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麽人證肯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

溈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麽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麽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

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麽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柏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

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為他十八兒論不柰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游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柰何時如何居曰秖為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為甚麽不柰何霜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户俱閉即不問萬户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麽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

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為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

王乞劒師握劒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秖是箇無主孤魂因兹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撥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着汝曰教學人作麽生即是師曰切忌

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佑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麽則成絶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

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麽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問已

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麽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叅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麽生僧

却柏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陁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

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顈師曰奈何橋畔嘶聲切

𠛗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甚麽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縁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荅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秖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

向去底人師曰董家雅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如皷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甚麽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為甚麽邈誌公真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為甚麽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為甚麽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顔色教我作麽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𨻶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

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鏁山曰闍黎分

上作麽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麽生師曰幻人相逄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麽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謚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

見徳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為害滋甚乃作畬山謡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烟飛猿猱路絶巖崖出芝朮失根茹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

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兎日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携

節意若何究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究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郃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郃武城外見山

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

斯恩即究巖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謁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

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

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其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

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
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
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
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
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
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兹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一作佛莫愁衆生

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
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
珠遊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
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
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涔陽遇故人因
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秖在闤闠中
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
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

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㑹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趍霄漢以何期直須

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

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草被草埋却
也無師曰肌骨異蒭蕘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
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
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殼何師曰見
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麽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
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
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麽
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

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捐刖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麽去還逢麽曰不逢師曰為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

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
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横枝烏來
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
然異曰恁麽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鸎
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
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
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秪

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剥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

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剎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嬰鵝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鵝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竪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俙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弄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

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麽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麽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麽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

殘雪日輪消室内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乗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柰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麽處是雲居錫云甚麽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麽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

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麽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

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祗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祗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賔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遥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洪鑪猛燄烹煆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麽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麽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説一句如何是不説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

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劒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為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石牛㳂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黄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麽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麽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麽生師曰還見月輪麽山曰闍黎恁麽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麽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

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

逘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黄峯獨脫物外秀年來
月往冷飕飕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逺矣爾
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
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
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户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
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
師曰龍吽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户僧過一邉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麽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麽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麽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

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
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
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辭
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
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
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
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
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

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麽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名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横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挋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

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秖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

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為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甚麽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禪師

郢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

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别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宫絶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麽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秖如憍陳如是甚麽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内人何太少定水

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獮豸稀問如何是
無問而自荅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
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
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抛梭石女
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吽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
滂沲不犯消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

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遏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叅清平平問來作麽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往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温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麽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麽道問父不投為甚麽却投子師曰豈是别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甚麽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殻在這裏蟬向甚麽處去也師拈殻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

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麽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
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脫粟飯野菜
澹黄虀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麽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
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寳師曰
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
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麽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
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大半人不見

陜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黄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嵕及乎到來秖見一嵕

師曰闍黎秖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花麄

幽州盤山禪師二世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鳯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黄金若瓦礫待吾營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

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竛竮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

會人路不通曰恁麽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枯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甚麽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

曾抛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　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内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麽

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横

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諱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陜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

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
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
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為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
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
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真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
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麽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過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虗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

曰幾處峯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麽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嘶無形

沕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麽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

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卧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為師師曰風筝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汾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内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甚麽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麽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飣自

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嗔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吽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

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逆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𧧑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

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
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
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
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黄葉師
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
文殊麽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
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逺趨丈室乞師一
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

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削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别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逰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船非汝而誰曰和尚蹔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麽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也師曰横抱嬰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

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師曰如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乗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麽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

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峯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睴睴音袞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麽

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住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鍬又作麽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辨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為甚麽不覩師顔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為甚麽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

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惱曰為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麽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

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麽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麽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麽處不赴曰恁麽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謚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

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斸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

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麽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麽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筭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覔無

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為甚麽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輪垂不到磻溪謾放鈎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吽蟾中玉兎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麽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

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内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宫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宫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曰

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収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秖到潼關便即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秖為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是體得為甚麽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麽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

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曰閫外不行邉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麽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士方國土

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為甚麼不見師曰為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

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為甚麽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蠕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

去甚麽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麽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麽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麽處應師曰諸上座聽衹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麽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

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洛浦浦曰四

面是山闍黎向甚麽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麽曰不可

無去也師曰恁麽則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羡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

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衹園會裏沒蹤由師往遊薎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麽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

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

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

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

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為甚麼被蛇吞師曰幾

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

伽藍為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

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遥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遥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遥逈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

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
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
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廻殊雪嶺安
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閣
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

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興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楊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黄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虚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冱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

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本平一句師曰畐塞虗空曰畐塞虗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

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為甚麽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貎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麽處得來

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麽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黄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或作潼山禪師參黄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户不開龍無龍句山

曰是你恁麽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下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憇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

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

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

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

闊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

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

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横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麽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

曾震曰為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娑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葢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隅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梵僧不入波瀾

烏牙賔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黜黒石牛兒趍然不出户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黒漆收

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麽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磉磉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麽為真

師曰你甚麽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甚麼徒弟多師為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劒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

後

青峯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醖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宋

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

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甚麽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禄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

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永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

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于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制三偈令繪像頌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争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趍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

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肇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東山雲頂禪師

雲幽重惲禪師　布衲如禪師

投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法師　天竺證悟法師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念八則

亡名官宰七則　亡名行者五則

亡名道婆五則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

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從兹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説偈曰四大元無主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寐語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秖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麽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麽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麽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麽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曰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_氏遺其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麽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麽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柱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麽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

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士吽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刼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刼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刼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虗空俱含萬象一為無

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日法雲初謁雪峯次依石霜乃開悟

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

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

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

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

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荅

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啟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

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益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

還委悉麽櫛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
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
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
欽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闡名不如見面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閙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
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韈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

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絶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録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

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秖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庵曰却秖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

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荅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蚍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嘆曰我祇恁麽

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麽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雲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麽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窗上書心字於壁

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窓上但書窓字壁上但書壁字　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窓上不要書窓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麽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様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様不借他様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竪起火筒曰會麽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麽主無對　歸宗

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荅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寬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琅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麽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别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恠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麽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

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麽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為甚麽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

花開黃鸎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為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麽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麽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

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麽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麽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

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官人問僧名甚麽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梚沙與上座又作麽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

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王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麽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麽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麽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麽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臈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鳩觜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甚麽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麽不去岸上死

鷂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麽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麽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

麽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麽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麽僧曰鹽翁曰有甚麽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麽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麽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秪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麽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麽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麽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龎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明滿處即知

五燈會元卷六